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三十六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一

莊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公羊傳 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曰叔

穀梁傳 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以酅入于齊時齊聽後五廟故叔姬

歸于酅魯喜其女得申其志而書之

紀亡矣叔姬至是始歸者紀侯卒也歸順辭婦人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非正也紀季入齊五廟在焉叔姬不歸於魯而歸于酅魯人高其節義思禮有加焉其歸及卒葬悉書于册孔子存而不削為後世勸也先儒謂叔姬歸奉紀祀非也凡祭必夫婦親之故舅沒則姑老紀侯大去季之主祀久矣叔姬何與焉但婦人以夫家為家無論紀侯有

子與否義當歸于鄭耳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羊作接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蒙澤杜注宋邑梁國有蒙縣今河南商丘縣北有蒙澤南有蒙縣古城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也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華督又殺之殺督不書宋不以告立子游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蕭杜注宋邑沛國蕭縣今屬江南徐州府縣北有蕭城公子御說奔亳亳杜注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今河南商丘縣北有大蒙城皇甫謐所謂蒙為北亳是也

南宮牛猛獲師師圍亳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不畏強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即乘丘之役獲乎莊公為莊公所獲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散放也舍止也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博戲名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美好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

爾閔公矜此婦人自矜其色于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顧謂側婦人此萬也虜執虜也爾虜焉故爾汝也謂萬也更向萬曰汝嘗執虜于魯侯故稱謦爾

魯侯之美惡乎至惡乎至猶何所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脰頸也齊人語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撥仇牧側手曰撥碎其首齒著乎門闔闔扇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　以尊及卑也

仇牧閑也仇牧扞禦其君故見殺也

君弑大夫死於其難而經書之者屬臣節也大夫之死君難有不書者故知書者皆聖人所取也仇牧不能討賊雖死無益於事然不計力之彊弱事之濟否而以身殉國亦可以愧人臣之食焉而逃其難者矣若大宰督則身為大惡死不足償故削而不書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叔蕭大夫名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

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石祁子衛大夫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萬弒君之賊也陳受其奔為逋逃主及貪宋賂然後以狃詐縛之故書萬出奔陳而不書宋人殺萬以著陳人黨惡之罪也先儒或并罪宋人之逸賊緩討則過矣萬既多力又執國權立子游而遣師圍亳蕭叔以五族及曹師伐之連兵浹月僅乃克之豈能禁萬之逸耶慶父弒魯閔公奔莒莒人受賂而後歸之及境而縊故閔公不書葬不以討賊予魯也宋人殺萬不書疑若慶父自縊之類或使

者畏其勇因其手足皆見而道殺之至宋然後醢之耳果生致於宋而明正其誅安得不以討賊許宋哉蓋臣子之心急於得賊鄰國求賂不容不致故陳人求賂罪不可寬而宋人致賂則義無可責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梁

作齊人北杏杜注齊地當在今山東東阿縣境

左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穀梁傳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言諸侯將權推齊侯使行伯事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先儒以四國稱人齊侯書爵為始霸之辭非也宋先君見弒新君出會如以喪服見則當書宋子以嘉服見則當書宋公以著其違禮何故沒而不書若以示齊霸則齊以侯爵序宋上雖書宋公亦知主會者齊也至謂四國之君貶而稱人以誅亂始

蓋誤矣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不宜私相推戴以為盟主則首亂者齊也許首亂者以霸而罪推戴者以無王聖人之賞罰乃若是其無章乎况據經所書乃諸國之大夫聽命於會之常辭無以知宋人之獨為君也後儒因此謂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皆始霸之辭穿鑿支離皆由稱爵為褒稱人為貶之説誤之耳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杜注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今山東寧陽縣西北有遂鄉

左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也為後殲于遂張本

穀梁傳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齊桓恃其衆彊以刦制諸侯懼其未盡從也約之以會要之以盟其不順者則侵之伐之執之滅之外假尊周之名實以自封殖耳北杏之會魯遂皆不至齊於魯有納糾之憾有敗師之怨比於遂之可疾輕重較然矣乃於魯則屈意而與之和於遂則憑怒而滅其

國盖知魯之難服故結以為助知遂之無援則借以示威且利其土地耳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杜注濟北東阿齊之柯邑今山東東阿縣地

左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

進曰君之意何如 曹子曹劌史記作曹沫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 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 自傷伐齊納糾不能納反為齊所脅而殺之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 當猶敵也將刧之之辭 莊公曰諾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 管子管仲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為此言 曹子曰 莊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 城壞壓竟 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 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 欲復魯竟 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摽辟也要盟可犯強見要脅而盟故云可犯

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

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内與不日信也

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桓信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

書會齊志也齊桓圖霸欲結魯宋是以釋屢戰之

怨而為此盟也魯於齊世讎而平可乎傳曰敵恵

敵怨不在後嗣魯莊忘親暱讎當齊襄之身數為

會好著於經者詳矣今既易世而桓公倡霸合諸侯以尊周室又可背乎故書公會而無貶辭也

附錄

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背北杏會故齊請師于周假王命以示大順

宋背北杏之會桓公請命於周而伐之盖不得魯宋諸侯不肅故疾圖之而不敢緩也其稱人師少

也齊自滅譚遂後救邢而外四十年未嘗與大衆
蓋管仲得政師有節制其賦於民薄而蓄諸侯之
力者亦厚矣故天下樂為之用而動則有成也先
儒謂未嘗遣大夫為主將非也春秋之初惟内大
夫帥師書名外則衆稱師少稱人無以大夫之名
氏見者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本期而後故但舉會

穀梁傳會事之成也伐事已成單伯乃至

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遠兵魯新從霸故齊雖不徵於魯而魯自遣單伯以兵往會也內大夫會伐者八獨單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先列諸國之伐葢後會之文左氏以單伯為周大夫非也成十六年十七年尹子單子三會伐鄭不書會伐又定四年傳云劉文公合諸侯侵楚

經書公會劉子則此書單伯會伐為魯大夫明矣

附錄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大陵杜注鄭地今河南臨潁縣北有大陵城）獲傅瑕（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子儀）初內蛇與外蛇鬭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公魯莊公）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

原繁曰傳瑕貳（言有二心于己）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伯父謂原繁）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己世為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納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

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嬀）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

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

言惡易長而難滅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齊桓圖霸力尚未能帖荆十年荆方敗蔡而執其君今又破蔡而入其國蔡近于楚受禍獨深故自北杏以後齊桓之會盟蔡不復與矣蔡始見經則會鄧以懼楚終録於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始見

經則敗蔡終錄於經則圍蔡齊晉之霸其極盛則侵蔡以伐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柏舉之戰吳張而陵齊晉亦以蔡故原蔡之始終而中國消長之形荆楚彊弱之勢皆可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杜注衛地今山東濮州東舊城集故鄄城也

左傳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穀梁傳復同會也

是春三國伐宋至夏單伯始會伐宋已服而三國旋師不及至宋境故復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以始不與北杏之會亦來會也至是齊霸畧定矣若陳蔡曹邾或從會或從伐已歸齊者不復更與此會盖桓公之霸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穀梁傳復同會也

十三年十四年會此年復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陳舊序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介二國之閒齊桓以為三恪進之於衛上欲重結之也自是遂為定列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姜氏自齊襄見殺八年不出至是魯欲通好於齊

姜假託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齊亦欲善魯而姑受之復啓越境之恣矣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即小邾國公羊作兒

左傳秋諸侯為宋伐郳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

北杏之會齊桓已序諸國之上此復序宋下者為宋伐郳故推宋主兵也後此伐鄭伐徐亦然至二十七年同盟于幽霸體既正無復有先齊者矣

鄭人侵宋

左傳 鄭人閒之而侵宋 乘伐鄭之閒

鄭背二鄄之會閒諸侯之伐鄭而侵宋其反覆於齊楚之閒蓋始於此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據此則齊侯侵蔡晉侯侵楚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公羊氏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蓋以精為深觕為淺也然傳所載有侵師至破其國伐而未深入者穀梁氏曰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齊桓伐楚不戰而服豈有壊宫室伐樹木之事耶先儒既辨其非而以伐為聲罪致討侵為無名行師然考之詩書曰侵自阮疆曰侵于之疆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而謂之無名可乎葢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伐者兵法所謂正也侵者兵法所謂竒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南北爭鄭于是始

左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楚勢浸彊陳蔡鄭許適當其衝而鄭尤南北之樞紐鄭之貳非細故也故合諸侯以伐之但突始簒國及忽復位又入櫟以逼之忽以弑死齊桓當請於王以正突之罪今乃為宋而伐之末矣然宋自是與齊為一魯宋諸侯之望也魯宋服而中國諸侯之志定矣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齊方圖霸楚亦有事於北方鄭地要綰南北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爭鄭自此始自是鄭被兵於楚者二十中國侵之伐之三十有九考鄭之始終可以見南北盛衰之大畧矣

附錄

左傳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仲黨）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謚也）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于十）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早辟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許男下公羊穀梁俱有曹伯此書同盟之始滑杜注滑國河南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南有緱氏故城古滑國也幽杜注宋地當在今河南考城縣境）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内寮一疑之也寮謂諸侯也魯與齊讐外内諸侯同一疑公未知可事齊乎不乎故會不云公以著疑焉

齊自北杏以後屢合諸侯有會而無盟諸侯之心未一也至此鄭服始合九國之君而為此盟舉天下而聽命於一國古未有也然猶未敢専主盟之權故載書曰同盟至僖二年盟貫齊始為盟主

自後不復書同矣會不書公諱之也陳氏以為齊

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

不言公得其義矣

郳子克卒

穀梁傳 其曰子進之也

此郳儀父也附齊而尊王室王命進其爵故書卒

與諸侯同

附錄

左傳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伐晉侯緡

滅之盡以其寳器賂獻于王王因命為晉侯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武公初為諸侯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蔿國請而免之蔿國周大夫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施于蔿國故子國作亂子國即蔿國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惠王立而復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

左傳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公羊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以無氏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末謂逃來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稱人以執非霸討也詹不氏未賜族也討得其罪則稱爵謂之霸討桓未間朝王而討鄭之不朝已

可乎詹必至齊而後見執不書行人非以使事執也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瀸）

左傳　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四族遂之強宗殲盡也）

公羊傳　瀸者何瀸積也（瀸積死非一之辭）衆殺戍者也

穀梁傳　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以其能殺齊戍故若遂之）

存

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狎猶輕也

齊人滅遂遂慮其不服置兵戍守防患周矣而終為遂人所殲信乎力不足以服人也不曰遂人殲齊人者已無遂之辭又以見齊人之自取也觀此益見遂以滅書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穀梁傳　逃義曰逃

逃者匹夫苟免之行也詹既見執若齊人不釋守死以待命可也即齊欲釋之亦當執禮以爭請暴其無罪於諸侯乃不辱君命而遁逃苟免恥孰甚焉魯方與齊同盟而受其逋逃罪亦不可掩矣

冬多麋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麋魯所有不足為異而多則反常且有傷稼之害

故志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謂日始出而虧傷之處尚存故知其夜食也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經書日食三十六大都皆書日書朔獨此與僖十五年夏五月朔與日皆不書史失之也合朔在夜日食地中故穀梁以為夜食然茍朝日而見其虧

傷是即朔日食矣如日未出而明復即朝日何從見其虧傷以是知為舊史之闕也

附錄左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皆賜玉五瑴雙玉為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王定昏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也實惠后陳媯後寵愛少

子亂周室故傳並舉其從王之謚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傳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

于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追者𢀿已去而躡之追齊至酅先言侵而後言追

此不言侵伐明不覺其來敵去而始追之也書者

譏内無戎備

秋有蜚蜚又作蜮

左傳　秋有蜚為災也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一有一亡曰有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　蜮射人者

也

國之所有則以多為異國之所無則以有為異蜮者陰物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男女同川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能含沙射人甚者至死乃魯之所無故以有書

冬十月

附錄左傳初楚武王克權權杜注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水經注沔水東會權口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今屬湖廣安陸府使鬬緡尹之鬬緡楚大夫以叛緡以

權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那處杜注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在今湖廣荊門州東南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杜注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游浮行也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禦巴人大敗于津津杜注楚地江陵縣有津鄉在今湖廣枝江縣還鬻拳弗納鬻拳楚大閽遂伐黃黃嬴姓國敗黃

師于踖陵踖陵杜注黄地當在今河南光州西南境還及湫湫杜注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在今湖廣宜城縣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杜注地名亦自殺也而葬于絰皇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伯長也為門官之長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辭謂專對之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穀梁傳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魯實使結要二國之盟恐齊宋不與故假媵婦為名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

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數疾也渝渝盟也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者明矣以國卿而私行出疆見魯之無政也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結本以私事出無君命而要盟於大國公侯故書遂以著其生事專命之罪若

齊宋之盟出於公命則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但書其聘之例書盟而不書媵矣

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前此姜氏如齊桓公不討遂使蕩然無忌恣情如莒非惟魯之辱亦齊之羞也

附錄左傳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頽（王姚莊王之妾姚姓）子頽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惠王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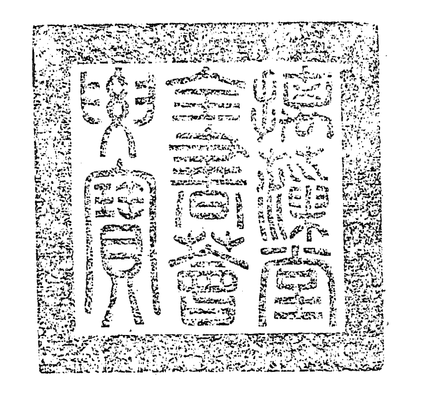
圍邊伯之宮近于王宮 邊伯周大夫 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 三子皆周大夫 而收膳夫之秩 膳夫石速也 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 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遂不和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 燕南燕 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魯國見伐之始

穀梁傳 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齊宋方與結定盟而旋伐我何也自鄭詹逃來已

得罪於齊又以結之抗盟重怒但齊宋當拒不與盟不宜既盟而復伐且據傳王室方有子頽之亂衛燕稱兵伐周桓公不能討而合二國以伐魯慎矣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胡容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二

莊公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婦人既嫁不踰境父母沒不得歸寧文姜十五年如齊尚為越禮況頻年如莒乎文姜為禽獸之行與聞乎弒其如莒何足深責而聖人備書於經痛

莊公君國二十年尚不能防閑其母任其蕩檢踰閑至於此極也記曰禮禁亂之所自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信哉

附録

左傳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南燕伯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徧舞六代之樂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鄭伯聞之見虢

叔曰（叔號公字）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去盛饌）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

公羊傳　大災者何大瘠也（瘠病也）大瘠者何痢也（痢民疾疫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　其志以甚也

天火曰災來告故書經所書宋災陳災宋衛陳鄭災皆不言大此獨書大舊史從來告之辭而孔子因之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穀梁作伐我

周有子頹之亂齊桓始霸若罔聞知鄭伯虢公胥命于弭討亂殺子頹王入于王城齊皆不預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蓋

其志在圖霸謀先自固國勢之張必自近始故深結魯宋并吞譚遂耀武郳戎於王室有不暇顧耳此仲尼之徒所以羞稱五霸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鄭虢相命弭杜注鄭地當在今河南密縣境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闕象魏也西辟闕之西偏樂

備備六代之樂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畧界也武公舊竟後失其地故惠王復與之虎牢杜注河南成皋縣今河南汜水縣西有虎牢城原伯曰原伯原莊公鄭伯效尤言效子頹舞徧樂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春秋自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雖書名而皆繫以爵以突雖簒而實君雖君而實簒不沒其實也自入櫟以後凡與諸侯會盟侵伐者皆突而忽亹儀無見焉舊史備其卒葬孔子安得而削之乎然備記其始終亦所以著王法不行亂賊壽

終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 婦人弗目也 弗目謂不言其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

文姜之惡極矣而卒葬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也

附錄左傳 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 玤杜注虢地在今河南澠池縣界 王與之酒泉 酒泉杜注周邑今陝西同州有甘泉出匱谷中造酒尤美名酒泉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 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鑑為飾也 虢公

請器王予之爵爵飲酒鄭伯由是始惡于王鄭伯厲公子文公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突與虢公討子頹定惠王勲在王室而不免謚為厲以此見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攷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公羊作省

公羊傳肆者何跌也跌過度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

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省日忌吉事不忌凶事時魯有夫人之喪乃以省日忌不哭故譏之

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

為嫌天子之葬也文姜罪應誅絶須赦而後得葬不赦而葬則嫌天子不許之𢌿矣所以舉一國之大惡皆赦除之使文姜亦得以除其罪也

肆大眚譏失刑也舜典眚災肆赦乃不幸而過誤者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過乃赦之罪則少寬宥焉耳周官三宥三赦皆情之可原孽非已作者未

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恵其治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蓋得春秋之㫖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傳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穀梁傳　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文姜孫齊不稱姜氏後此則一仍其恒稱何也魯之臣子既不能討莊公又不能以大義絶之而生則縱其所為死則葬之備禮著於史冊者固不可得而易矣婦人生無爵從夫之爵死無謚從夫之謚魯夫人别為謚自文姜始豈非以淫亂弑逆不敢以先君之謚配之而然與其後魯夫人皆别作謚不察其由違禮害義甚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羊穀梁俱作禦此書專殺之始

左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宣公大子也陳人惡殺大子之名故以公子告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完顓孫皆御寇黨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完字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弛去離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為朋友所譏責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

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鳳皇雌雄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媯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蔡女所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為否曰是謂觀國之

光利用賔于王此易觀卦六四爻辭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于土上巽變為乾故云風為天六四爻位在坤上坤為土故云于土上山也互體正卦三四五爻為艮變卦二三四爻亦為艮故云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也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四爻為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賔于王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

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風行而著于土巽在坤上故為著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為堯四岳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于大嶽之後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于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大夫既命得執公子

之禮

惟天子得奉天命而專生殺故二百四十年書殺大夫者四十有七皆諸侯也蓋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而不得專命大夫有罪當請於天子而不得專殺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公子之重視大夫故備書以著其罪也其專殺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稱國

者君與當國大臣主之如鄭殺其大夫申侯是也稱人義有二一則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君陳人之殺御寇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背叛之臣國人所同惡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是也其見殺者所稱亦不一或稱大夫或稱公子或稱大夫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為大夫者也

夏五月

春秋無事書首時未有書五月者或謂下有事而文脫或四訛而為五也何休謂譏莊公娶讎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則鑿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傳　不言公高傒伉也驕伉與公敵體恥之故不書公

高傒齊貴卿也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公也諱不言公以謀娶仇人之女而與大夫要盟惡莫大焉故隱之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傳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 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采擇女之德性也其禮用鴈為贄有問名問女名而卜之有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有告期告迎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納幣大夫之事也而公親之蓋齊疑昏議故自往與要言也娶夫人以承宗廟也先君見戕而娶讎女茍有人心者忍此乎至在喪而圖昏又不足責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傳公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

齊桓之編莊公與之會盟遇伐救者九皆不書至

獨三如齊書至以娶雔女而行乃返告於先君之廟其惡極矣

祭叔來聘

穀梁傳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祭畿内之國祭叔王朝之大夫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假聘禮以私行故不書使義與祭伯來朝而不言朝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同皆所

以正私交之罪絶朋黨之萌也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貢賦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然不用命諸侯有王從王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大習朝會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尸主也主為齊女往偕觀社為辭無事不出竟

齊因社祭而蒐軍實以示威己為非禮莊公踰境往觀其失益大矣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以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莊公蓋託名而往以堅昏約故穀梁氏以為尸女耳凡公出以朝及喪葬但書如而不言其事觀社非常故特書

附録

左傳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强盛偪迫公室獻公患之士

蔿曰士蔿晉大夫去富子富子二族之富强者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

穀梁傳公如統言公出行之例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荆人來聘楚交中國始此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謂一舉而

進之

春秋於楚始書荆繼書荆人繼書楚子著其漸盛也楚邇年加兵於蔡鄭而聘使至魯蓋遠交近攻之術介人欲侵蕭而先朝魯秦人歸禭來聘而有河曲之師蓋魯為春秋望國而親於齊晉故介人來朝欲藉以為援秦楚來聘欲以間齊晉之交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傳　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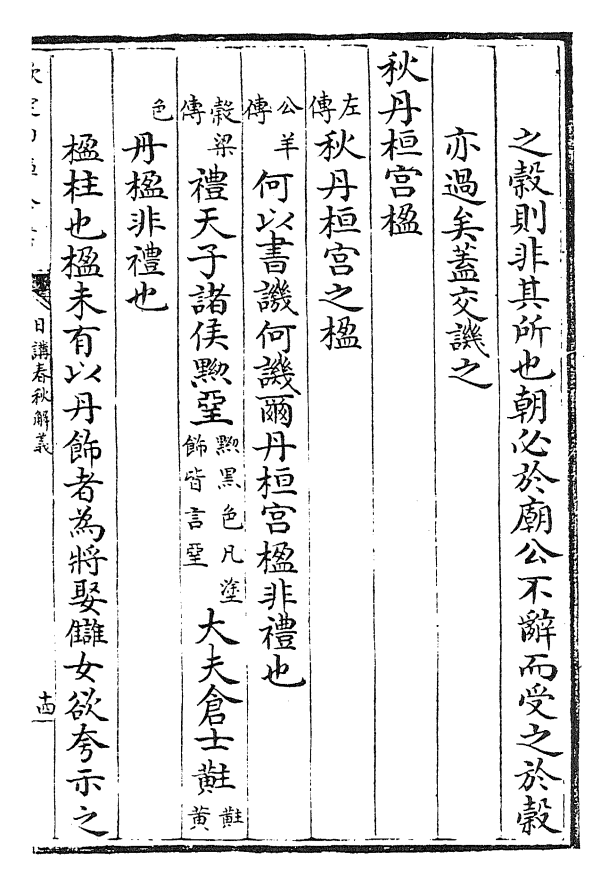
及者內爲志蓋齊猶以昏議爲疑故公汲汲而爲此遇也書之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私意回惑不能以禮接人亦於是可見矣

蕭叔朝公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言于穀朝公

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于外也朝于廟正也于外非正也

蕭宋之附庸穀齊地嘉禮不野合蕭叔朝公在齊



之轂則非其所也朝必於廟公不辭而受之於轂亦過矣蓋交譏之

秋丹桓宮楹

左傳 秋丹桓宮之楹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

穀梁傳 禮天子諸侯黝堊（黝黑色凡塗飾皆言堊）大夫倉士黈（黈黄色）丹楹非禮也

楹柱也楹未有以丹飾者為將娶讎女欲夸示之

而亂王制以瀆先君直書而惡見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杜注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扈亭是也

公羊傳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此盟亦要結姻好也魯求之愈急而齊許之愈緩蓋莊公為文姜所制必使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

莊公時已三十有六矣故越禮不顧如此其亟耳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左傳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也桷椽　皆非禮也合上丹楹而發　御孫諫曰御孫魯大夫　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

穀梁傳　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斲削也礱磨也　加密石焉又以細石磨之　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

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宫桷丹桓宫楹斥言桓宫以惡莊也不言新宫而直謂之桓宫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子

桷有斲礱未聞復刻鏤之也王制革制度曰畔其君討丹楹刻桷乃宫廟所未有之飾即無故而為此亦不容於王法矣況娶讎人之女以薦舍於禰廟而特為非禮之飾以誇耀之死者有知其怨恫當何如至五廟並列而獨崇飾於桓宫又其惡之

淺者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傳 何以書親迎禮也

穀梁傳 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

親迎者昏禮之常春秋常事不書此獨書之不正其親迎于齊也所謂常者其事非一如視朔則月

事之常也蒐狩則時事之常也郊祀雩祭之類則歲事之常也至於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昏姻之常也合禮為常常則不書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乃人道始終之大變即合禮亦書非親迎之比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 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諸之也言瞻望夫人乘車）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傳 秋哀姜至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僂疾也齊人語不可使入言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意故不能使之即入與公有所約約謂約遠媵妾也然後入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取仇人子弟以薦舍于前薦進舍置其義不可受也

不書至而書入不可以見乎宗廟也入者不順之辭以宗廟為不受也且昬義以正始為先公既親

迎而不與夫人同至則夫道不正於始矣姜氏既歸而不從公以俱入則婦道不正於始矣弑閔遜邾之亂其兆已見此皆忘親越禮之所致也故春秋詳書其事以為後戒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傳公使宗婦覿用幣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

告虔也榛似栗而小脩脯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腵脩云乎

穀梁傳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謂不言大夫及宗婦不正其行婦道謂見夫人乃宗婦之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士冬用雉夏用腒腒乾雉也夏用之備腐臭也婦人之贄棗栗腵脩

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國體謂為君股肱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何休曰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而以私言之夫人不可以見宗廟則亦不可以臨羣臣也且大夫宜見於廟宗婦宜見於宫中今男女並覿而又同贄亂男女之別自夫人之至始莊公自壞其防何怪夫人異日之躬為大惡哉春秋所書自盟防至

此凡十有三事詞繁而不殺所以示正始之道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附錄左傳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傳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

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

書法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同故杜預知二傳之非而以羈為曹世子也莊公既葬羈嗣世一年矣而奔不稱爵以微弱不能君猶鄭忽之不稱爵也歸者易辭亦恃戎之力以簒國其歸為易猶突恃宋以簒而書歸也春秋於忽與羈皆繫國而書名以為居正者之戒

郭公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為句

公羊傳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穀梁傳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郭公之義本不可曉而公穀之說更不可通先儒有以為郭亡者公與亡字相近而偶誤耳管子之書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

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有之夫不知其善惡猶覬一旦而知之也既知其善而不能用則君子登進之路絶既知其惡而不能去則小人益肆行而無所忌矣春秋以郭之自亡書與梁亡同義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陳卿女氏叔其字也始結陳好也左傳

嘉之故不名

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穀梁傳

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各請於君通聘以結好此大夫交政於中國之漸也命大夫故不名魯單伯鄭祭仲陳女叔是也齊晉無命大夫蓋自恃彊大不復請命於王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朔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蓋朔搆殺其兄而逆天子之命故不書葬以示其罪之當討耳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惟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食于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

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公羊傳　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求責求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脅與責求同義社土地之主月土地之精月犯日故攻社以脅其本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

穀梁傳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麾旌旛也陳五兵五鼓五兵矛戟鉞楯弓矢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充實也凡

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

日月之食皆有常度古人遇日食必書者蓋深致其扶陽抑陰之旨言當恐懼修省而不敢忽也左氏謂唯正月之朔慝未作于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非也夏書季秋日食有奏鼓之文豈獨正陽之月哉所以書者譏其不鼓于朝又用牲耳

伯姬歸于杞

穀梁傳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伯姬莊公女婚姻常事不書此何以書逆者非卿則名姓不登於史策見昏禮之日壞也內女適鄰國而為夫人則書歸適大夫則否別尊卑也其得禮者皆不書常事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附錄左傳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杜注晉邑　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此内大夫出聘之始

凡公及内卿往他國皆書如蓋外諸侯來魯者書朝外卿來魯者書聘則内書所如不言其事而自明矣隱桓莊之閟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

未嘗有報聘者而女叔一來季友旋報繼又躬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雖有君命而實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不獨大夫漸張而季氏之專魯徵兆已見於斯矣朱子於季友獨以為無狀誠論世知人之特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公羊無春字

隱桓世有戎盟至莊始渝為魯之患今此伐戎為濟西之役也故無譏辭

附錄左傳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絳杜注晉所都也今山西絳縣史記是年晉始都絳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此專殺大夫之始

公羊傳　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為曹羈諱也以大夫即是曹羈按公穀此等傳皆出其所傳聞無可考証姑存其文耳他皆倣此

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

稱國以殺者國君與當國大夫共主之而不請於天子也不書名或曰非一人或曰不知其名也齊桓葵丘之會申明王禁曰無專殺大夫其視當時之諸侯可謂彼善於此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泗州北有徐城韓氏愈曰徐與秦俱出伯翳為嬴姓昭五年楚人執徐子蓋子爵

戎在徐州之域舊為魯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必戎與徐相表裏以侵軼魯也故二國將甲師少而公獨親行齊桓致勤於魯宋又屢推宋主兵魯宋親附是以諸侯衆服而明年盟幽同心以相推戴與

附録左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為明年晉將伐虢張本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三十八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三

莊公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杜注魯地今山東濮州南有洮城亦作桃城水經注云桃城亦曰姚城因姚墟而得名也

左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婦人無會禮內女為夫人者七見於經未有與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其後來朝其子來求婦皆禮所未有也而魯政之不綱亦可見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獲成于楚皆有貳心于齊今始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

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甞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甞有大戰也愛民也

十六年于幽之盟鄭人附楚而侵宋魯人棄信而受逃是諸侯猶未能深信桓公之心也至是霸勢愈盛陳鄭協服魯亦與會故載書復要言曰同諸國盖自是無離遏矣而衛人不至故明年復有伐衛之師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氏仲字）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傳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通表而出之之義私行不以公事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内難也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禮記曰門内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内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

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于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者不合書葬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言季友辟内難而出以葬原仲為辭

人臣之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葬原仲季友之私也而書如陳從出聘之文是有公命也季友之請為越禮莊公之從之為失政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何以知其為季友之私也凡以公事行

而因及其私者經皆不言其事直書如某國而已

冬杞伯姬來

左傳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直來無事而來也大歸曰來歸大歸

穀梁傳來歸也

歸寧常事不書此何以書數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春會而冬復至越禮可知矣或曰哀姜方挾勢

而驕恣伯姬庶女素不以禮待故不敢遽歸先與父會使歸與姜氏成言而後至魯也不然豈有歸寧父母不徑返國都而待於下邑父往會之者哉

附録左傳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讓事禮也樂和樂也愛親慈也哀喪愛也有此四者然後可用以戰

言虢不畜義讓而力戰棄民不養故云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傳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穀梁傳　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主大夫謂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來者接內也接內謂公自主之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

諸侯嫁女於大夫命大夫主之君不敵臣也二百四十年魯君嫁女於大夫者多矣而見於經者惟

莒慶及齊高固以公自主之故以爲非常而志之也大夫爲君逆則稱女自逆則稱字而不書歸蓋尊卑之別

杞伯來朝

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内縱伯姬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卑弱可知矣

附録左傳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爲侯伯 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頽也立子頽在十九年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杜注衛地

傳稱王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情事推之子頹伏誅已十年衛君又易世矣齊桓特以衛不會幽之盟申明其立子頹之罪而請討於王耳與公會於衛地而伐衛之師魯不與焉亦猶會於魯濟以謀伐戎而魯不與伐耳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為客伐人者為客伐者為主見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及者為主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蓋為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未得成列為師也

穀梁傳于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于人也

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不請其故即以是日與之戰其勁忿而不知自反具見矣凡書及者爲其志乎戰也衛人之急戰若此則宜書衛及非衰

貶之所繫也是非則存乎其事矣敗必稱師而衛不稱師何也齊甫至而遂戰未得集衆而成軍耳

附錄左傳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杜注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當在今陝西延安府境小戎子生夷吾小戎杜注允姓之戎孔氏安國曰此即瓜州之允姓戎也故瓜州在今陝西肅州西子女也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杜注在京兆新豐縣今陝西臨潼縣東有驪戎城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别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今山西隰州東北有蒲子故城二屈杜注平陽北屈縣今山西吉州東北有北屈廢縣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獻公未決故復

使二五俱說之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即謂蒲子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二五梁五東關五也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墾傷晉室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羊有邾婁人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子元文王弟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蠱惑以

淫事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繒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為反禦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于内城門鄭示楚以閑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桐丘杜注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今許昌故城在河南許州東北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閒也幕帳也

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善救鄭也

鄭服於齊故楚來爭鄭此南北盛衰之大界也桓公救鄭獨與魯宋偕以陳衛懼楚方自守而未暇及鄭耳楚在春秋時最彊大首服陳蔡繼爭鄭而

耀武於王畿非齊桓有以遏之將爲周室憂故聖門羞稱五霸而春秋不沒桓文之功其道葢並行而不相悖也

冬築郿郿公羊穀梁作微杜注魯下邑京相璠曰壽張縣西北有故微郷魯邑也今山東東平州西有微郷城

左傳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虞典

禽獸之官言築邑置官司以虞之非正也

凡土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鄙邑而書築創作邑也冬雖工築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公輕用民力而時絀舉贏具見矣

大無麥禾

公羊傳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書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于無禾及無麥也顧猶待也待無禾然後追録無麥故言大以明不収之甚也

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為大饑禾者穀之總名無麥禾則黍稷秫稻及二麥皆無矣曰大無者見舉國皆無也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故無麥禾至冬然後書頻年無水旱之變而一旦大無麥禾推驗事實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於麥禾皆盡而後覺之非

一歲之事也不書饑者大無麥禾而至於告糴則饑不待言矣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買穀曰糴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

不遺大夫自私行糴也

穀梁傳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升登也）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艾穫也）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不言如為内諱也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今魯一年不艾而百姓饑汲汲焉求救於鄰國故不書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所以著情急於糴以見魯政之無經也而辰猶以急病讓夷為賢陋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左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廏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廏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公羊傳新延廏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穀梁傳延廏者法廏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廏一閑言法廏者六閑之舊制也其言新有故也言改故而新之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凶荒殺禮冬

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悉盡也

凡興築言新者有故也有所增益曰作剏始曰築閑牧之設以修馬政久而新之常事也何以書穀梁子曰古之人君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以救朝夕之急而猶興不急之役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故修舊不書而於此特書以示戒也或謂後世以興功築為救荒之要

政春秋乃用以為譏何也後世力役傭於官故可因此以聚窮民古者力役徵於民而於凶年舉之則民不堪命矣延延綿也牧馬欲其滋息故謂之延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

夏鄭人侵許

左傳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掩其不備

許鄭世讎也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

侵之或亦齊之命與

秋有蜚

左傳 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一有一亡曰有

有者昔之所無故書之以記異也劉向曰蜚色青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氣所生為蟲臭惡非中國所有或曰即負蠜好以清旦食稻花或曰山海經

以蜚為獸若牛而白首一目虵尾未知孰是姑存之以備參考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娣之卒不書叔姬執節守義婦德可儀故魯人賢而録之孔子不削也

城諸及防 諸防杜注皆魯邑諸在今山東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

左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 周十一月今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火見而致

用大火心星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致用謂致築作之物也水昏正而栽北方之宿為水星營室謂之定水昏正謂十月之中定星昏而正中栽樹也謂樹版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畢

穀梁傳可城也凡城之志皆譏今云可者謂冬可用城不妨農役耳不謂作城無譏也以大及小也諸大防小

凡土功得其時亦書重勞民也及者先後之辭

附錄

左傳樊皮叛王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三十年春王正月

附録
左傳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

穀梁傳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

穀梁以爲欲救鄣而不能然紀魯姻親紀之亡魯次成而不敢救理或有之紀亡久矣鄣乃紀之附庸魯明知力不能救何故出師虛爲德於鄣而閒

齊好覲前此之會城濮明年之獻戎捷則次成之師乃欲會齊圍鄣待命於成聞鄣已降而不復行耳

附録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鬬射師諫射師鬬廉也則執而梏之梏刑具在手曰梏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班若敖之孫鬬穀於菟為令尹鬬穀於菟令尹子文也鬬伯比之子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鄣鄣杜注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今山東東平州東有鄣城集

即鄣故城也

公羊傳　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言紀邑至此而盡

穀梁傳　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

不書鄣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鄣者小國孤危不能自固齊以兵威脅使降附專罪齊也鄣乃紀之附庸紀猶折而入齊鄣豈能與齊抗乎是以於鄣無

責焉齊桓假德禮以屬大國諸侯而數併吞小國以自封殖故苟卿惡其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謂國亡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空也

穀梁傳 不日卒而曰葬閔紀之亡也

滅國之君不書葬況媵乎葢魯君閔紀之亡高叔

姬之義為服姑姊妹之服而使人會其葬故舊史書之孔子存而不削以明彰萬世之女教先儒所謂以賢得書者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魯濟杜注蓋魯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左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燕杜注薊縣今屬順天府

穀梁傳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據左氏謀伐山戎也齊桓伐郲伐鄭伐徐皆以宋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會魯濟而後伐戎不自恃其智力而集人之功以為功此霸業之所以獨盛與

齊人伐山戎

公羊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

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穀梁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齊侯敵乎山戎故稱人 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因國因緣山戎左右之國為內閒者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燕周大保台康公之後與周同姓言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由山戎為害伐擊燕使之隔絕于周室

齊人伐山戎穀梁以為善公羊及胡氏以為譏皆

謂齊侯親伐其實非也以僖十年書齊侯許男伐北戎觀之則伐山戎齊侯不親也果齊侯也則事同而稱人稱爵前後互異義安處與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臺近于泉即泉臺也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禮內則冠帶垢請漱衣裳垢請澣澣即浣也

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楚語曰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

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魯之先公候時占物之臺必有定所不緣占候而去國築臺於遠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一之為甚而至於三壞法亂紀亦甚矣

夏四月薛伯卒

隱十年薛來朝稱侯今稱伯時王所黜也諸傳皆無文杜氏於滕紀降爵皆曰時王所黜獨此無注故或以為齊桓所黜非也非天子之命春秋當以

王爵正之矣

築臺于薛薛杜注魯地今山東滕縣東南有薛城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逺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

何旗獲而過我也言懸所獲于旗以過魯

穀梁傳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謂內齊侯若同一國故不稱使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菽今之胡豆也按管子云出戎菽冬葱布之天下則以戎為豆也

捷者戰勝之所俘獲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也諸侯自相遺俘非禮矣二傳據此謂齊侯親伐山戎稱人為貶不知山戎在齊北魯在齊南伐戎而歸道不經魯蓋齊魯鄰封偶來會公因獻戎捷與魯濟

之會等耳伐戎則大夫帥師故稱人獻捷則齊侯親之故書爵皆據其事之實耳獻捷不足為親伐之徵也

秋築臺于秦（秦杜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在今山東范縣南）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明皆不當臨也）

穀梁傳　不正罷民三時（不正猶不與也）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懟恚恨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

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内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内也

冬不雨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冬不雨不害禾稼而亦書者見聖人變理陰陽對時育物以順天心之切也僖文之不雨或歷三時或歷四時此年止一時不雨耳二百四十年間一時不雨者豈止一年而此特書以莊公災歉之後

亟興土功昧於敬天勤民之義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范氏甯曰魯地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左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杜注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

小穀魯邑也左氏謂為管仲城杜預以楚丘下陽不繫國例之說亦可通但經所書夫人會穀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晉士匄侵齊至穀傳所稱寘桓公子雍于穀使申叔去穀齊師違穀七里未有言小

穀者則此為魯邑明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今山東城武縣東北有梁丘山山南有梁丘城

左傳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穀梁傳　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辭所遇謂八百里間諸侯必有願從者而不與之遇遇所不遇謂遠過遇宋公也

齊桓公時諸侯彊大者莫如晉宋望國莫如魯晉擁河山之固不與諸侯會盟非齊所能致也故於魯宋未服懾之以威既合懷之以德下之以禮遇濟則遠至魯境獻捷則親至魯庭既為宋出師而再推以主兵復遠遇於宋地而推以主會所以服魯宋之心使為諸侯倡而成其霸事也

附錄

左傳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聲以接人莘杜注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內史過周大夫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

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其至之日謂此神初降之日若以甲乙之日至則祭先脾王用蒼服上青也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請于神求賜虢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

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爲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 初公築臺臨黨氏 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 見孟任 孟任黨氏女 從之閟 閟不從公 而以夫人言許之 許以爲夫人 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 講肄也梁氏魯大夫 女公子觀之 女公子般妹 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 圉人掌養馬者名犖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 公疾問後于叔牙 牙慶父同母弟

僖叔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同母兄閔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僖叔牙之謚鍼巫氏魯大夫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逵泉杜注魯地今山東曲阜縣南逵泉是也立叔孫氏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世其祿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

言不顯為刑戮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名季子名之于陳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致與也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子繼父曰生弟繼兄曰及慶父也存此莊公之辭也謂牙欲立慶父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時牙實欲弒君兵械已成但事未行耳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

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于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無傫氏蓋大夫家或云地名至乎王堤而死王堤地名公子牙今將爾今將言欲弒辭曷為與親弒者同親躬親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左氏公羊皆謂牙之死季友實誅之陸淳謂季子
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先
儒皆據此為義按經所書前此則公子友如陳葬
原仲後此則季子來歸似莊閔終始之際季友實
不在魯姑發其疑以俟後之治經者不敢彊為之
說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

含
也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潔也
先王制禮疾必正寢欲使公卿得受顧命所以遠女子小人而杜奸邪之隙慮至深遠也魯莊在位日久薨又得其正何以甫歿而禍亂相尋若是蓋

其失在忘父仇徇母命閨闈不飭兵柄下移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羊穀梁作乙未

左傳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共仲慶父成季奔陳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哀姜之娣叔姜所生年甫八歲

公羊傳 子卒云子卒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是也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

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穀梁傳 子卒日正也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是也不日故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有所見則日閔公不書即位是見繼弒者也故慶父之弒子般可以日卒不待不日而後顯

未踰年曰卒未成君也未葬名之既葬則不名或謂子般子赤被弒而書卒子野過毁亦書卒不覩傳文何以知之然閔公不書即位則繼故可知矣赤之卒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先君既歿嗣子暴

卒而夫人大歸則國有禍變可知與子野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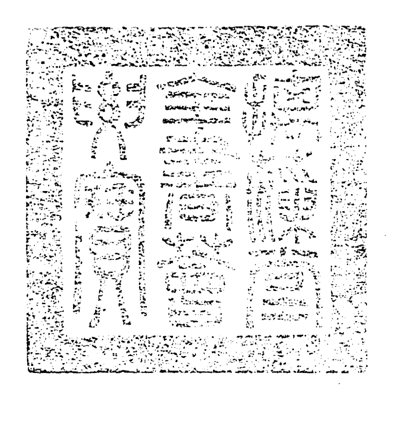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深謂君弑賊奔隱痛之至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閔公不書即位則子般被弑慶父出奔俱可見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日久專行自恣國人不能制也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例書如子般既卒則非君命矣其如齊蓋懼討而飾辭以自解也齊桓主霸與莊公數為

會好齊魯壤接慶父為賊豈得無聞乃不能執而誅之縱使復歸以成再弒有愧於方伯連帥之職矣

狄伐邢

狄始見於春秋而伐邢入衛兩年之間塗炭二國故齊桓捌霸之功不可没也



覆校官檢討臣季[illegible]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馬植基